

楔子 無盡的黑暗

「娘，他們說爹爹死了……」

死了？

如同平地驚雷，震得她木然。

他怎麼可能會死？他答應過她，送公主和親，很快便回來，這輩子他從來未曾騙過她。

想到他死了，她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再次醒來時，四周依然一片漆黑，外頭一片寧靜。

天有些冷，她的手中正緊抓著一只布老虎，不整齊的針腳看得出縫製者不擅長針線活，但這是她此生收過最好的贈禮。

她緩緩坐起身，見原該守夜的侍女不見蹤跡，才緩緩記起，今日兩名侍女被趕出府，她想留人卻無能為力。

這些年她一直受夫君庇護，守在後院西廂這小小院落。

一身單薄的她打開房門，見外頭飄下了雪，她伸出手輕觸著雪花，這似乎是今年的第一場雪。

她未足月出世，身子本就弱，說話、學習都比旁人慢，所有人都笑話她，但夫君未曾。

她天生口吃，他便耐著性子一個字一個字的教她慢慢說；她被人欺負，他便為她出頭，縱使最後害得自己被打得鼻青臉腫也不服輸。

她愛吃甜食，他上山撿拾柴火，辛苦攢下幾個銅錢，自己不吃不喝也要為她在市集買一把糖豆。

他自小孤苦無依，未受過一日的疼愛，卻將所有的疼愛給她。

他拚盡全力掙出前程，卻迎娶進過勾欄的她為妻，落得受人嘲笑的下場也未曾言悔。

她愛他、崇拜他，目光都是他，但實際上，她又為他做過什麼？

她在被擄進勾欄之後，腦子總是十分混沌，好像有層紗擋在眼前，如今這層紗好似被掀開來，她的腦子清明了，心也感覺到痛了。

她不知現下是什麼時候，顫抖著手點了盞燈。

她記得姥姥說過，只要在家門口點上一盞燈，死在遠方的人的魂魄便能在黑暗中找到路途返家。

她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如今她盼著這盞歸家的燈真能引路，引他回到她的身邊，不要在異鄉孤苦無依。

雪花紛飛，通往前院的小徑兩旁種滿梧桐樹，這景象很美，曾有無數的日子，她站在此處等著出現在小徑另一頭的他向她走來……

這次，她等不到了嗎？

她一手提著燈，一手撫上已顯懷的肚子，緩緩走過小徑。

看著泛起魚肚白的天空，她略微失神。

「不好了，熹月小姐掉入湖裡了！」

手中的燈掉落，她轉身踩著雜亂的步伐向湖畔跑去。

在微亮的天色中可清楚看見結冰湖面上破裂的口子和在裡頭掙扎的小小身子，池水不深，卻足以令孩子喪命。

她不顧一切的衝上前，腳下的薄冰瞬間裂開，冰冷的池水將她淹沒，她咬著牙抓住掙扎的孩子。

「月月，不怕！娘，在。」她緊緊將孩子抱在懷中，「娘在一—」

同一瞬間，一根木棍打向她的頭，她閃避不及，悶哼一聲，感覺溫熱的血從頭上流下。

「娘！」

她聽到孩子驚恐的叫喚，抱著孩子的手緊了緊，腦中暈眩，卻不顧落在身上的木棍，固執的只知要護著孩子向安全的岸邊去。

鮮血模糊了她的視線，冰冷使她的氣力迅速流失。

她自小不聰慧，性子軟糯，只知依附，導致今日自己誰都護不住……

頭上的傷口血流不止，雙腿間湧出一股溫熱，她越來越冷，撐著一口氣緊緊抱著孩子。

聽到孩子的哭聲，她想出聲安撫，讓孩子別怕、別哭，但她卻發不出半點聲音。

她的雙瞳漸漸失去清明，耳邊隱約傳來熟悉又陌生的聲音——

「乖……不痛了……把難過都忘了……忘了吧。」

她無力的閉上眼，陷入黑暗之中。

第一章 重回十五歲

好冷——一股凍到骨子裡的冷。

再次睜開眼，眼前不再是黑暗，而是一片茫茫白雪。

「賤種！」

尖銳的聲音拉回了溫永樂的思緒，咒罵伴著遙遠的記憶敲打著她的腦袋，令她的太陽穴隱隱作痛。

她忍著暈眩抬起頭，看清了自己身在何處。

這是梧桐鎮外，槐山的半山腰，從這片平坦的半山腰望下去，可見蜿蜒的槐河水橫在梧桐鎮與定州城間。

溫永樂看著站在自己面前的兩個少年，兩人年紀相當，其中一人穿著單薄，身形削瘦，一張俊秀的臉被凍得蒼白，在一片皚皚白雪中，他額頭上流下的鮮血是蒼茫中唯一的豔色。

這是……夫君？她的眸子因為再見崔長思而重新光亮。

「不要臉的賤種！」

溫永樂眼看枯木甩向崔長思，沒來得及細思，立刻撲上去。

好疼！枯木打到了她的後背，她疼得皺著小臉，淚眼汪汪。

雖然穿著厚實，但她此時根本不知，自己還是當初那個被姥姥呵護嬌養著的嬌滴滴小姑娘，一點疼都受不住。

她突然撲上來，崔長思下意識扶住她，低下頭，眼底有來不及隱去的驚愕。

溫永樂抬頭與他四目相接，他帶著稚氣的清冷相貌與她模糊的記憶重合，有些陌生又熟悉。

淚水滑落的瞬間，她的嘴角漾出一抹笑。

崔長思猛然一個轉身，把她抱在懷裡。

溫永樂被護得密實，耳裡傳來枯木結實打在他背後的聲音。

他額頭上的血滴落在她的衣裙上，也染紅掉在地上的布老虎，鮮紅的血喚起她遙遠的記憶。

崔長思額頭上的疤痕是十四歲時留下的，那日恰好是她十五歲的生辰，打傷他的人是與他同年的表弟崔少華——崔長思從母姓，因此兩人姓氏相同。

溫永樂的手裡此刻握著一小塊青布，裡頭包的是姥姥每年在她生辰都會做的梅花酥。

姥姥的手藝好，梅花酥做得細緻，她雖喜歡，但沒捨得多吃，偷偷留了好些要給崔長思。

她不聰明，這輩子所有的腦力全用到了崔長思身上，不想他吃不飽，總是想方設法的偷拿吃食給他，只是沒料到今日被崔少華撞見。

「姦夫淫婦，今天我就打死你們！」

溫永樂因崔少華的斥責回過了神，咬住下唇。明明是血緣兄弟，這人嘴裡卻總說著最惡毒的話。

崔少華是家中獨子，上有兩個姊姊皆已出嫁，已逝的祖父是德高望重的鄉鎮耆老，父親崔行是州學博士，享朝廷俸給。

他的外祖父乃冀州折衝府都尉，平時調發冀、定兩州衛士，評定優劣，娘親盧婉青則與定州將軍府的夫人是閨中密友，十多年前，兩人便在與梧桐鎮不過一河之隔的定州城內，靠著將軍府的權勢在最熱鬧的大街上開設鳳樓酒樓。

身為崔家獨苗，崔少華自小受寵，是定州一霸。自溫永樂有印象起，他最常做的便是捉弄說話結巴、傻乎乎的她。

孩提時不懂事，崔長思見她受欺負，總會不顧一切的為她出頭，卻害得自己受大人責罰，直到年紀增長，有了閒言閒言傳出，他才開始避嫌。

溫永樂起初不以為意，行事依舊，不論開心、難過，只要有好吃、好玩的，她總是第一個想到他。可是隨著她慢慢懂事，怕害他受罰，她只能忍著想見他的心思，只是有時候沒能忍住，便像今日這般偷偷來找他，縱然已十分小心翼翼，但還是被人撞見因而拖累他。

「溫永樂，妳這個賤人，不要臉，不守婦道！」

不守婦道？溫永樂身子一顫，記起自己與崔少華有門娃娃親。

崔長思咬著牙將溫永樂緊護在懷中，鼻間傳來她身上清淡的香氣，就像是早春的木蘭，令他眷戀，他不在乎旁人對他的辱罵，但對她卻不行。

枯木伴著一聲聲咒罵落在他的身上，他神色驟然冷了下來，一抬手便將崔少華手中的枯木牢牢抓住。

崔少華氣得睜眼瞪他，「野種，你這是反了天不成，竟敢攔著小爺，小爺今天就

打死你們這對姦夫淫婦！」

崔長思的心中一股火苗竄起，崔少華是他親舅的獨子，與他相隔不過半年出生，明明受盡寵愛，偏偏成為欺凌他與溫永樂最狠的一人。

他曾反抗過，不顧責罰一次次的反擊，最後是溫永樂的姥姥出言相勸，讓他與人為善，日子久了他便能得人善待。

為了溫永樂，為了姥姥，他收斂狠勁，咬牙忍受屈辱、打壓，但直至今日，他心中所盼的被人善待卻未曾到來。

這世上真是善惡有報？他忍了多年，為何未見惡人有惡報，也未見這人間對他的公道？

一念成魔，他的耳中迴盪著要他將人狠狠壓進雪地中，讓對方再也發不出半點聲響的聲音，要他殺了對方。

只是他還沒動作，懷中的人卻先一步掙脫，搶過被他握在手中的枯木，直接甩向崔少華。

意外來得猝不及防，崔少華的臉頰瞬間被刮出一道血痕，他捂著臉痛得哇哇大叫。

「壞蛋。」溫永樂趁他無法防備的當下狠狠撞過去，直接將人撞倒在雪地裡，看他如此狼狽猶不解氣，手中的枯木一下又一下的抽著他，「壞蛋、壞蛋、大壞蛋！」回憶如走馬燈飛快地在腦中轉動，雖然細節已模糊，但她永遠記得十五歲生辰時，崔長思被送進官府，只因他打斷崔少華的腿，差點將人打死。

然後她度過此生最漫長的三年，崔長思被關入地牢，三年不見天日。

溫永樂紅著眼眶緊握著枯木，瘋狂的打向崔少華。

她不知道自己為何回到崔長思人生轉折的這一日，就算是作夢也罷，她再也不想像個傻子似的等著人守護，眼睜睜看他在她眼前出事。

崔長思眼中的戾氣因她突如其來的兇悍轉為錯愕。

溫永樂，人如其名，臉上總掛著溫和笑臉，彷彿不知人間悲苦，縱使被人羞辱、指責，他也未曾見過她動怒，可如今她竟對人動手……

看著眼前潑辣的嬌小身影，崔長思只覺如夢似幻般不真實。

崔少華被踢倒在地，吃了一大口冰冷的雪，前所未有的屈辱襲來，大吼著要爬起，但雪太厚，他試了幾次卻只是讓自己更狼狽。

趁此良機，溫永樂手上的枯木又狠打了他好幾下。

「溫永樂，妳這賤種找死！」崔少華扭曲著臉，抱頭閃躲，一邊大吼，「崔定、崔國，死哪裡去了？還不快過來把這瘋婆子給我捉住！」

崔定與崔國兩兄弟自小與崔少華交好，一同在槐山學館就學，平時以財大氣粗的崔少華為頭兒，盡幹些鬥雞走狗的閒事。

他們守在一段距離外把風，找了個背風處靠著大樹盯著上山的小徑，不讓人過來打擾崔少華與崔長思「玩樂」，此刻聽到崔少華的哀嚎聲，兩人驚覺不對，忙不迭衝過去。

當看見向來柔弱可欺的溫永樂正拿著枯木一下又一下抽打著崔少華時，兩人被駭住，同時停下腳步。

崔定還用力的揉了揉眼睛，懷疑自己眼花。

那個總是笑咪咪，被罵也不知反擊的小結巴竟然……打人？

崔少華看兩人像傻子似的站在那，立刻吼道：「快把這個瘋婆子給我綁起來！這次爺要好好的教訓她！」

兩兄弟回過神，崔少華是崔家的命根子，他的娘親更是護他護得跟眼珠子似的，若他有個閃失，他們這些平時跟在一旁的玩伴一個個都別想有安生的日子。

兩人對了個眼神，一左一右的分開，伸手要抓溫永樂。

只是他們還來不及動手，原本在一旁紋風不動的崔長思疾如雷電的給他們一人一腳，直接將兩人踢開。

兩兄弟跌在雪地上，握緊拳頭爬起來要反擊，但目光對上崔長思的眼神卻莫名一驚，腦中不由自主的回想起過去。

崔長思就跟個狼崽子似的，誰欺負他，他便狠狠的替自己討公道。他下手狠，常揍得人滿地找牙，久而久之無人再敢欺凌他。

不過不知從何時起，似乎是他十歲那年，離開槐山學館後，他像是轉了性，越來越少出現在他們眼前，就算在鎮上偶爾不經意遇見，他也總是低垂著頭，任由他們欺凌打罵皆不還手。

短短幾年功夫，崔長思的懦弱讓他們遺忘他以前的模樣，而今日，他凌厲的眼神瞬間令他們明白，這幾年的不反擊不過是在隱忍，他骨子裡的兇狠未曾改變。

溫永樂用盡全身力氣抽打崔少華，只是除了那道劃過他臉頰的血痕外，她的抽打對穿著厚實的他並未造成太大的傷害，反觀她自己卻因前幾日大病一場，才眨眼的功夫已經大口喘氣，本就不好看的臉色更顯蒼白，虛弱得腳步浮動，一個踉蹌就要跌倒。

崔長思眼明手快的從後頭扶住她。

她喘著氣，抬頭與他四目相接，他臉上的鮮血刺目，她的心又酸又悶，抬起手要碰，但他卻是頭一側閃過了她的手。

他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舉動令她眼底閃過不解，軟糯的聲音輕喚了一聲，「長思？」

聽到她的叫喚，崔長思的喉頭明顯一動，最後卻是斂下眸光，閃過她的眼神，拿過她手中的枯木丟到一旁，「永樂，乖，回家去。」

出手打人不好善後，他不想牽扯她。

溫永樂彎下腰撿起掉在地上的小小布老虎，輕柔的拍了拍上頭沾上的白雪。

看著她小心翼翼的動作，崔長思不由自主的出神。

自小溫永樂的身子就不好，三天兩頭生病，在七歲那年的端午，他聽鎮裡的人說傳說中老虎性食鬼魅，布老虎能給孩子辟邪，所以他撿了不少柴火去換了幾貫銅錢，拿銅錢買了布，親手給她做了一個小孩巴掌大的布老虎。

布老虎很醜，但是她很喜歡，多年來總是視若珍寶的帶著。

幼時的他單純無知，長大後明瞭她不該留著他所贈之物，曾動過心思想找機會將布老虎要回來，但最終因心裡那一絲見不得人的私心，他沒有討要。

崔長思的目光落在溫永樂頭上的金簪上，他知道今日她及笄，已是可以嫁人的年

紀。

「混帳東西，你們都給我等著！」崔少華的聲音打破短暫的寧靜，他手腳並用的從雪地中爬起，聲音帶著憤恨，「溫永樂，妳這個瘋婆子，這門親事我不要，你們這對姦夫淫婦等著被趕出梧桐鎮去當乞丐吧！」

在他眼中，溫永樂是個會結巴的傻子，崔長思則比塵埃還不如，今日這兩個低下的賤人不知死活對他動手，他氣得想回擊，但崔長思的眼神令他莫名遲疑，怕打不過崔長思，準備回去討救兵。

崔長思冷眼看著崔少華被人一左一右的扶著，罵罵咧咧的離去。

他自出生便註定如同浮萍，他不在乎面對任何責難，生活再糟不過如此，只是溫永樂不同。

「永樂。」他指了指她家的方向，「回家去。」

溫永樂彷彿沒聽懂，目光落在崔長思的傷口上，雖然心急，但是說話還是緩慢，

「長思，流血了，看大夫，擦藥。」

她因為講話結巴，小時候不太愛說話，是經過崔長思和姥姥耐心的教導才好了些，但她說話的語速依舊不若常人快，嗑嗑巴巴，帶著獨有的軟糯。

「沒事！」崔長思隨意的將臉上的血跡擦拭了下，將散落一地的枯木收拾好。

他自小聰慧，教過他的夫子無一不誇讚，但他十歲那年在學館狠狠的打了那群看不起他的同窗之後，便頭也不回的離開學館，斷了求學路。

之後他靠著平時上山打獵、撿拾柴火到市集買賣為生，這一年偶爾跟著鎮裡的訟師崔松柏寫訟狀賺銀兩，勉強求得三餐溫飽。

這些被崔少華看不上，不留情面丟在四周的柴火，卻是能讓他苟活下去的東西。

他原打算在她及笄之日送她花簪，卻發現他存了大半年的銀兩，連定州城內多寶閣中最便宜的簪子都買不起。

「妳別管我。」崔長思收拾好柴火重新擗在身後，耐著性子又說了一次，「快回去！」

溫永樂搖頭。

崔長思無奈，只能悶不吭聲的走在前頭。

如他所料，溫永樂立刻乖巧的跟在他的身後。

腳下的小山徑並非尋常道路，而是因長年有人上山打獵、採集、砍伐走動而自然形成的小道，本就崎嶇不平，今日又蓋上厚厚白雪，更難行走。

她走得慢，崔長思也放慢步伐，與她維持一段不遠不近的距離。

溫永樂看著走在前頭與她差不多高度的少年郎——他是崔長思，當然是崔長思，只不過不是日後那個高過她許多又令人聞風喪膽的羽林校尉。

到了山腳，兩人穿過通往鎮上的一片梧桐樹林。

溫永樂雖然學習較常人慢，腦子不聰明，但她並不傻，知道事情不對勁。

她從衣襟內掏出一塊青布，裡頭的梅花酥已碎得不成樣子，她知道自己這是回到了十五歲的生辰。

上輩子她作夢都在想著若重回此日，她肯定要攔住崔長思，不讓他傷人，沒想到

自己真的回到這個命運的轉捩點，她還鼓起勇氣動手打了崔少華，阻止崔長思動手。

這是否代表著崔長思不會再經歷帶著汙點的三年牢獄之災？

如果這是夢的話，她希望這個夢能作得長久一點。

直到踏入鎮上，看到姥姥楊氏，溫永樂的思緒竟有片刻的茫然。

她記得姥姥死了多年，久到她竟想不起姥姥為何死去，只記得自己好久好久沒有見到她，很想她，非常的想她。

她的眼眶一紅，激動的越過崔長思，跑過去緊緊抱住楊氏。

楊氏連忙迎上來，伸手抱住她，「小心些，可別摔了。這是怎麼了？可是受了委屈？」

熟悉的慈祥與溫暖令溫永樂想哭，但她不想令楊氏擔憂，還是帶著笑著對楊氏搖頭。

「溫永樂，妳這個傻子別想惡人先告狀！」跟在楊氏身後的崔少華竄出來，用力握住溫永樂纖弱的手腕，一把將她從楊氏的懷中扯開，拉到自己的娘親面前，「娘，這個傻子跟賤種廝混，被我發現還不要臉的打我。」

今日溫永樂及笄，楊氏以她爹溫倪明在京城公務繁忙為由，僅簡單操辦。

盧婉青因不想多談溫永樂與自己寶貝兒子的親事，露了臉全了禮數便返家，正打算歇會，卻見楊氏上門來說要談親事。

她正不知如何推托，崔少華就帶著臉上的傷和一身髒汙衝進家門，一聽原由，她來了精神，直接拉著楊氏要去找崔長思和溫永樂。

溫永樂被拉得踉蹌，楊氏皺眉，伸手扶住她。

崔長思咬緊牙關，忍著動手的衝動，斂眉上前，口氣平穩的開口，「我與溫永樂是在山上巧遇，並非私會，少華一見便不分青紅皂白動手，用石塊打破我的頭，我一時氣憤，沒忍住還手，他身上的傷是出自我的手，與溫永樂無關。」

溫永樂聽他把過錯攬在身上，慌得想要開口解釋，但還來不及出聲，楊氏卻將她給拉到身旁，對她輕輕搖了搖頭。

「姥姥？」她不解的看著楊氏。

「是姥姥的錯。」楊氏輕撫著她散落在頰邊的碎髮，神色一如她記憶中的溫和慈祥，「沒提前跟妳說一聲，讓妳一個人在家等得慌。姥姥不是上槐山，而是去少華家談妳的親事。」

溫永樂眼底滿是困惑，她並非出來找姥姥，而是想找崔長思。

她想解釋，但是楊氏沒給她機會，繼續道：「樂兒已是大姑娘，日後可別再莽撞跑出門，妳瞧，現下妳遇上長思，造成誤會，害長思受傷，少華心裡不痛快……」

她點了點溫永樂的鼻子，「這可全是妳的錯。」

她的錯？溫永樂頓感無措，一時忘了解釋，回首看著崔長思額頭上刺目的傷，心頭一緊，似乎真是她錯，她似乎總是做錯……

「婉青。」楊氏輕喚著盧婉青的閨名，「看來不過就是誤會罷了。」

「師母。」盧婉青看出楊氏想輕放此事，她皮笑肉不笑，「一聲誤會未免過於輕

描淡寫。」

崔少華的爹崔行幼時在槐山學館開蒙，溫永樂的姥爺孫夫子是學館請來教導儒學的先生，盧婉青於禮也隨著夫君稱楊氏一聲師母。

「若非誤會——」楊氏的語氣溫和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強硬，「你以為如何？」盧婉青想斥責溫永樂不守婦道，但腦中旋即想起溫永樂那個京官爹，不看僧面看佛面，她心中有氣也只能暫且壓下，將目光落到一旁的崔長思身上。

溫永樂有楊氏護著，她自然不好揪著不放，但崔長思不同，她的眼底閃過陰狠。自他十歲那年離開槐山學館，住到梧桐鎮外的土屋後，她便鮮少見到他或聽到他的消息，如今看他面上染血卻不減清秀的五官，縮衣少食，外形清瘦，他卻依然越長越好的模樣，她心中升起一股濃濃的厭惡。

骨子裡透著野蠻，就跟他死去的任性娘一樣。

當年盧婉青嫁進崔家時，崔長思的親娘崔媛還未及笄，小姑娘個性爽朗張揚，仗著一張出眾的相貌，崔家上下，尤其是崔老夫人，是千嬌萬寵的護著長大。

盧婉青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人家，與崔家的親事是她祖父在世時定下，及笄後她便嫁進崔家。

當時她為新婦，看著眾人疼愛的崔媛又羨又妒，心想不過是個丫頭片子，憑什麼受盡疼愛！只不過礙於婆母，她只能按捺心中的厭惡跟旁人一同捧著她。

誰知這麼一個被寵上天的女子，卻毀了崔家數代清譽。

無媒苟合，未婚生子，當年要不是婆母死命護著，崔媛早被活活打死，沒命生下崔長思。

後來崔媛倒好，難產死了，一了百了，留下崔長思這個野種，讓他們一見便忘不掉那個污點。

盧婉青的口吻帶著一絲高傲，「長思，不是舅母說你，少華不過是跟你鬧著玩，不小心打破你的頭罷了，你身為兄長怎可還手！想我們崔家自小將你養大，你這良心是被狗啃了不成？」

她的偏頗並不令人意外，一字一句令人心寒。

溫永樂想上前護著崔長思，但楊氏卻先一步拉開她，不許她出聲。

鼻息間聞著楊氏身上長年帶著的一股淡淡檀香，她有些恍惚。

明明姥姥多年禮佛，與人為善，慈祥溫和，卻獨獨對崔長思並不友善。

「確實是我失了分寸。」崔長思沒有反駁，語氣平淡的認罪，「我自願領罰。」

「我可不敢罰你。」在崔長思小時候，盧婉青沒少折磨他，但如今他大了，為了名聲，她面上不會做得太過。

她的目光望向鎮外那片梧桐樹林，隨意的說道：「你舅父這幾日在州學忙著，過幾日才歸家，你就自己去祠堂跪上三日，餘下的待你舅父回來再行定奪。」

盧婉青口中的祠堂並非崔氏宗族祠堂，而是鎮外義莊的祠堂，四處並無人煙，為外地人寄厝棺木與骨骸的地方。

崔長思輕應了一聲，靜靜揹著裝滿柴火的竹簍，轉身往鎮外義莊的方向而去。

崔少華恨恨的看著崔長思的背影，罰跪三日可不能解他心頭之恨，今是他失策，

帶了崔定、崔國兩個廢物，日後他再在城裡找幾個人好好的「伺候」崔長思。

他的手直指溫永樂，「這個傻子呢？娘要怎麼罰她？」

他不喜歡總是笑得像個傻子似的溫永樂，偏偏這個被眾人嘲笑的小結巴是他未過門的媳婦，害他面上掛不住。

崔少華的指控沒讓崔長思的腳步停頓，懂事之後他便明白，在外人尤其是盧婉青面前，他不能流露太多情緒。

他處境艱難，溫永樂也不好過。如今他已經擔下動手打人的過錯，溫永樂那邊有楊氏在，她會護著溫永樂安然。

若平時，盧婉青肯定少不得對溫永樂一陣訓斥，但今日，她帶著高傲的目光落在緊拉著溫永樂的楊氏身上，「師母，我能當今日之事就如妳口中所言，是場誤會，只是我瞧著永樂性子不定，所以少華與她的親事……不如等永樂的爹回梧桐鎮後再議，妳以為如何？」

溫永樂犯傻送上門，正好給她藉口。

當初她用盡心機結下與溫家這門親事，看中的是溫永樂有個京官爹，起了攀附心思，這才願意給兒子聘個傻子，只是沒料到十多年過去，溫倪明竟半次都沒回梧桐鎮看過一眼。

她再傻也知事有蹊蹺，若溫永樂已被溫倪明捨棄，那這門親事她不想認也不願認，偏偏此事眾所周知，無故退不得，最終只能拖著。

盧婉青挑剔的目光看向溫永樂，此女五官雖還未完全長開，但已可窺見將來的傾城之姿，只是長得再好也抹殺不了她因不足月出生，自小反應說話都不似常人，總被笑話是個傻子的事實。

不單是她，她的寶貝兒子亦不想要個傻子當媳婦。

頭幾年她還會約束兒子，不許他欺凌溫永樂，如今她卻是不管不顧，就盼著哪天楊氏自個兒認清處境，親口退親。

楊氏今日本打定主意要從盧婉青口中得個準信，將婚事提上日程，如今看來無法如願不說，只怕想議親事得再等上一段時日。

她心知肚明盧婉青不滿意溫永樂，她對崔少華也稱不上滿意，只是親事定下十多年，她們祖孫倆在梧桐鎮無依無靠，唯一能依仗的只有崔家，所以這門親事不成也得成。

「我明白。」楊氏在心中一嘆，最終只能妥協，「婚事改日再議，少華衣物又髒又濕，快快回去換下，免得受寒。」

見楊氏讓步，盧婉青臉上帶著一抹得意，不再多糾結，讓崔少華跟自己回去。

崔少華覺得自己平白無故挨了溫永樂一頓打，心有不甘，「娘，怎麼就這麼算了？」

「怎麼會就這麼算了，娘不是罰了崔長思了。」盧婉青安撫寶貝兒子，「先回去換身衣物，等會兒娘給你銀子，你帶著崔定他們去城裡吃點好吃的，這事兒娘日後肯定再給你討公道。」

崔少華心中不平，但看在銀兩的分上，不再糾結，只在離去前狠狠瞪了溫永樂一眼。

溫永樂對上他的目光，先是畏怯的縮了下脖子，隨後像是想起什麼，抿了下紅唇，咬牙鼓起勇氣瞪了回去。

崔少華被她一瞪，不由一楞，這個小傻子當真吃錯藥，竟敢瞪他！不過還真別說，這丫頭看著瘦瘦小小，卻有雙很漂亮的眼眸。

他被盧婉青催著走向回家的路，腦門一熱，竟沒忍住一步三回頭。

Crescent